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三鈔卷二

德清俞樾

孔子福地記

梁陶宏景眞誥引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阴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避病長生按此即譌句曲山也

佛說四大洲形勢

華嚴經音義卷一云四天下皆在四大海中故俱名洲東洲形圓如日西洲形如半月南洲北廣南狹北洲其形正方

佛經紀里數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三引佛本行集第十二云七微塵成一窗牖塵七窗塵成一兎毛頭塵七兎毛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塵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蝨七蝨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大麥七大麥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二尺成一肘四肘成一弓五弓成一杖二十杖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計一由旬合有十七里餘二百八十步

又引俱舍論第十二云分析諸色至一極微故一極微爲色極少七極微爲一微量積微至七爲一金塵七金

塵爲一水塵量水積七爲一兎毛塵積七兎毛塵爲一羊毛塵量積羊毛塵七爲一牛毛塵積七牛毛塵爲隙遊塵量隙遊塵七爲一蟣七蟣爲一蝨七蝨爲穬麥七麥爲一指節三指節爲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爲肘豎四肘爲弓豎積五百弓爲一俱盧舍按兩數有不同據前說則二十八指節成一肘據後說則一肘者七十二指節矣

眞泰山

國朝孔貞瑄泰山紀勝云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眞太山世傳五岳眞形本此

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鄭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即此山也所云小泰山未知何山豈即此眞泰山邪

天台山本稱南岳

唐釋湛然輔行記云天台者章安山記云本稱南岳周靈王太子晉居之魂爲其神命左右公改爲天台山也若準孫公山賦云所以不列於五岳闕載於帝典者以其所立幽奧其路曠迥故未知章安所出甘伯輯本據續谿胡

天台石橋有實有虛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記云按仙經云此山有石橋一所

見之所不知其處又云多散仙人遇得橋即與相見以此言之即虛仙之橋也非今常人見者然則天台石橋有實有虛

經石峪

國朝麟慶鴻雪因緣圖記云經石峪方數畝許徧刻隸書金剛經字大於斗筆力遒勁聶劍光名鈫泰安人泰山道里記載北齊武平時梁甫令王子椿好內典嘗於徂徠山刻石經二俱八分書與此如出一手或即其人所書耶又阮雲臺先生小滄浪筆談載鄒縣尖山摩崖有北齊唐邕題字筆法相同或出邕書亦未可知按泰山經

石峪所刻金剛經今已不全任筱園中丞汪柳門閣學許星臺方伯均有搨本曾集其字爲楹帖見贈然其爲何人所書竟無考也見亭先生所說亦擬議之詞

又按錢竹汀先生日記云得黃小松札言於鄒縣之尖山剛山鐵山得摩崖佛經皆北齊北周刻有韋子深唐邕等銜及武平大象等年號字大者二三尺小字亦七八寸然則山左磨崖刻經不止一處惜無人往搨也

句曲山似己字

梁陶宏景眞誥云山形似己故以句曲爲名注云今登中茅元嶺前後望以大茅爲首東行北轉又折西行北

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横反復南北狀如左書己字之形

大小酉

明包汝㝢南中紀聞云大小酉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今俱榛棘荒坵洞門不可復跡矣彼中搢紳云先朝一道臺游洞攜出書一卷及衙齋取閱已成片石從此遂迷入洞路徑按此則二酉眞有藏書明人猶得見之也

赤壁洞穴

東坡志林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

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巖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按東坡赤壁賦攀棲鶻之危巢余前見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謂鶻巢是實事已記於叢鈔卷八今又讀此乃知有鶻并有蛇而又有所謂徐公洞者賦所云履巉巖披蒙茸殆卽其地耶

九連山

國朝吳偉業綏寇紀略補遺敘廣東山寇事附江西九連山寇云九連山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浰中浰下浰卽王文成所平浰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爲窟穴按今民間相傳有九

龍山爲盜賊巢窟或卽九連山歟

按明史王守仁傳浰仲容據浰頭守仁誘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擒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平和縣觀此則九連山險峻可知宜其爲逋逃淵藪矣

藝香山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藝香山在長興縣北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史寰宇記西施越產不知何緣在長興也

蘇州飛來峯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蘇州天平山亦有飛來峯高季迪詩云風吹我眉雲來依此山任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搖動石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盤山千佛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颭颭動眾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然石根山連無纖壑焉按杭州西湖寶石山有一石頗與此石相似

太湖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歙縣汪氏得九蓮庵地建別墅曰南園得太湖石九以二峯置海桐書屋二峰置澄空宇一峰置一片南湖三峯置玉玲瓏館一峰置雨花庵 賜名九峯園石工張南山嘗謂澄空宇二峯爲眞太湖石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滌年久孔穴自生因在水中殊難運致惟元至正間吳僧維則門人運石入城延朱德潤趙元善倪元鎮徐幼文共商疊成獅子林有獅子含輝吐月諸峯爲江南名勝此外未聞有運致者若郡城所來太湖石多取之鎮江竹林寺蓮花洞龍噴水諸地所產其孔穴似太湖石皆非太湖嶼

中石骨若此二峯不假矣按此論亦不盡然湖石今猶可采但不必爲浪激波滌之石骨耳

南海盤陀石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佛氏一整丈六洎丈室諸天等語余初未信近聞董少泉云南海盤陀石形模不甚寬及登陟甚衆人不挨擠此石亦不覺其隘又武當山聖帝金殿方廣不踰二丈雖容千人亦復不窄此目前道場明明證據可破凡夫隅見

相思石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海志一篇志補陀也云山中最奇

者相思石用醋浸之則能移動兩石置東西必移向一處故名

衢州石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地記稱衢州常山縣石洪溪水中產石奇秀蔚狀有高不盈尺而尖銳聯數十峯高下起伏嵌空穿漏具諸洞穴者昔年於吳山人少君處見一石僅如拳而列十四峯二十餘洞當時不知何石今乃知其石洪也按衢石之奇如此而今人未有聞何也

釘官石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進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入則速得美官否則齟齬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

槃婆石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右軍爲蕺山老姥書扇今紹興郡城有題扇橋戒珠寺有槃婆石謂此姥旣得厚値數來求書羲之厭苦避於此石之後也按里巷之談可資一噱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謂有一婦人出私財建橋不使翁知也正堪作對

山闕

明李日華紫桃軒襍綴云正統十三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鬬開閤數次其沈於水起復鬬逾時乃止觀者如堵

弱水三千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溜山一名牒幹小國也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所云弱水三千是也若商舶遇風舟師不謹落入其溜水漸無力沈而不返矣

內地亦有弱水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黃鶴樓南望漢陽城郭歷歷在

自江流相距七里其實不過四五里然不時有覆溺之患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此中有弱水三分以此輒致壞舟

漳瀆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中拾遺藎匡朝上書以江淮河濟各能獨達於海故受四瀆之名尚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濟合著瀆名請以漳水爲一瀆并前爲五奏上不許按今水道漳水由衛河入海仍非瀆也

又按小水發源與海近者皆能獨入海如北之淄水壨

水南之建水汀水皆是惟遼水發源塞外行一千三百餘里至海州衞三坌關入海此或可以當一瀆乎

杭嘉水路古今不同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海故水則設閘以啟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石棧自錢唐北抵禦兒之胥口乃其證也至今有石門斗門之名而其跡則湮於阡陌矣

又云唐宋時嘉湖地皆懸流重重設堰埭用牛挽船過堰而徵其稅置官領之唐人所云牛屎堆邊識張祜以

祐曾爲我地東瓜堰官也

入瀧出瀧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嚴陵七里瀨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爲入瀧既盡爲出瀧瀧本音閭江反以爲若籠謬也按入瀧出瀧至今其地土語猶然集韵鍾部江部並收瀧字則俗讀亦有本也

吳中四泉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天下六泉唐張又新品定吳門有四原注云第一泉郭璞墓前第二泉無錫惠山 第三泉在虎邱山第四泉在治平寺郎楊素井第五泉在獅山獅子浜第六泉

在蔣家圩

按唐書陸龜蒙傳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邱井六松江餘並不言所在吳中四泉恐未足據至張又新本非端人而名泉乃經其品定不足爲榮反足爲辱耳

㵳泚淳汸滻五泉名

明董說楝花磯隨筆云七泉在道州東元結銘序有泉七穴命其五曰㵳泚淳汸滻欲飲者有所感發一曰漫泉自旌漫郎一出山東命曰東泉按此五字殆皆次山所造然考之字書惟泚字無之餘則皆有

餘不溪

國朝鄭元慶石柱記箋釋餘不溪引留青日札云不作秋韵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韵風無切本作柎詩鄂不韡韡鄭注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郎今言花蔕也此地有苕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見按今吾邑人稱餘不正用風無切之音餘英溪郎武康縣之前溪也

六時泉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靑城山常道觀後有泉深僅二尺子寅辰午申戌六時水盈丑卯巳未酉亥六時

水潏謂之火井泉

蜀中開井法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蜀井自宋皇祐始用筒井架木如桔槔懸繩繫木木端縛圓刃如杵鑿石得屑日以升計井口如盌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周貼井身以隔淡水又以竹之差小者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井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水數斗豎高木數丈于井傍謂之天杆入井之筒繫焉井側設木以繩絞之宋時用人今用牛掣上機發水瀉流于畦匯于池熬之成鹽鹽多少視水重輕

又云攻井之工覘地脈其鑿也鐵爲杵銳其末有架焉橫木其上以篾繩繫杵隨壓隨起狀如桔槔低昂不息日得石屑以升合計毋躁毋忘毋中止毋狐疑遷徙其財集腋而成歲月旣久田宅而外典及衣物朝透鹹水夕稱富翁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姚仲泰至劍南遊鹽井甚詳川人善相地作井必於山麓石上鑿之入地五六尺斧鑿不能施則煉精鐵作器如木桶狀高可尺許以繩爲柄向下擣之如舂米然然後以竹爲撈石筒制機於底刮取石屑出之川中有大竹圍可二尺許象井闊狹

入地一尺卽下一筒如今人之以塼甃井且防淡水之出襍於鹹水也入地五十丈則無地矣然後以竹作弔桶其底入水則開水滿輒合以轆轤上之置鐵鍋煎之卽成鹽矣

按光緒丙戌歲有人獻言于出使日本之徐星使言曰本有鐵棒開井之法用木作長梯架鐵棒一枝每枝長四間（日本以六尺爲一間）重六十貫目（日本以百兩爲一貫目）將此棒極入地中盡一棒又以一棒繼之兩棒相接處有三孔以橫鐵貫之盡十二棒無不及泉矣抽出鐵棒以巨竹如棒粗細者通其中節首尾相銜插入原穴中卽有清泉上

湧如箭盛夏不竭是說也人咸以爲奇今乃知蜀中開鹽井本用此法或彼國以機器佐之較捷速耳

安日河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孽悉得銷除

聖水

國朝陸次雲八紘譯史云天竺山川有聖水能止風濤番人以琉璃瓶盛之遇風灑之即止按此恐無其事天竺即五印度今屬英吉利如有此水航海者豈不一用乎

明史西域天方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卽息是此說固見於正史

國朝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西洋朝貢典錄天方傳所稱云默伽國西行百里曰驀底納城城之東曰謨罕驀德神人之墓頂有五色光墓後有泉泛海者汲而藏之遇颶而灑波濤頓息然則天竺聖水卽此是也乃回教之言恐不足據

江湖避風之術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江湖閒盛夏風起於顧盼閒會聞

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於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卽止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祭海用頭巾芒鞵布襦

朱方勺泊宅編云海毀朝廷下祭法三牲之外別用頭巾芒鞵布襦及推沙版各一百二十九毀止則沙漲其處按祭海用頭巾等物未知何義

鐵符鎭海

朱方勺泊宅編云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朝廷降

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鑄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呪財以符木匣府遣曹官同都道正管押下縣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

古長城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襍錄云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鄂羅斯西抵準夷盼蜿蜒數千里屯戍墩堠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始皇以前未聞築長城者豈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邪抑疏佗禪通所築也

宋植榆柳於分界之所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
畍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歲月寖久日
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悉命翦薙之
胡馬南騖遂成坦途按周官司固云掌修城郭溝池樹
渠之固然則以樹爲固古已行之宋祖此事暗合古法

宋三泉縣不隷州郡

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太祖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
三泉縣令閒道馳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
後詔令三泉縣不隷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榻前
至今甲令每於諸州軍監下注云三泉縣同是矣紹興

初四川制司建言升縣爲軍失祖宗之指

按宋史地理志云大安軍本三泉縣舊屬興元府乾德三年平蜀以縣直屬京至道二年建爲大安軍三年軍廢縣仍舊屬京紹興三年復升軍南渡後復置三泉縣隸軍然則三泉縣之升軍至道中已有此舉非始紹興也北宋三泉隸京南宋三泉隸軍則北宋南宋並有三泉縣而體制則不侔矣

圖山亭

宋王明淸揮麈後錄載徽宗御製艮嶽記有圖山亭又載李質曹組二臣所作艮嶽百詠詩有圖山亭一首云

軒極正在翠微中欲雩雲生四面峰巒璨地鋪紅瑪瑙嶰岏山聳碧芙蓉拔以圖山名亭甚奇說文竹部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無圌字玉篇口部圌市全時規二切圜也或作篅則以圌爲篅之正字廣韵下平二仙市緣切有篅字卽引說文爲說圌字同上則以篅爲正圌爲變體上平五支是爲切有圌字山名在吳都又有篅字曰盛穀圜笓𥫗字同上則不以圌爲篅之變體而專爲吳都山名其篅之變體從竹作𥫗疑二仙部中文有奪誤也集韵與廣韵同類篇從之以是爲切者爲山名在吳郡以㴋沿切者爲篅之或體艮嶽之圌山亭不知宜

何讀若讀㴱沿切則盛米之器何以名山讀是爲切則不知當月何取於吳郡之山而名之也今人但知江南有囫山而艮嶽之囫山亭則無人知者矣

哺飢坂

明董說楝花磯隨筆云哺飢坂在絳州北六里即晉趙盾哺桑間餓夫處

虎邱有城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郲經字仲誼仁和人元進士虎邱詩集載仲誼登虎邱賦呈居中長老詩起句云虎邱山前新築城虎邱寺裏斷人行又周南老正道有

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邱詩八首虎邱築城吳人亦鮮
有知者予嘗泊舟山後見遺址尚存按今距竹垞先生
時又二百年未知遺址存否

同里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近歲平江虎邱有虎十餘據之同
里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爲食息之地按
國朝吳江楊復吉著夢闌隨筆云我邑富土鎮至成宏
間以其名賈禍離合其文改爲同里乃觀周公謹所記
已有同里之名則宋元間已然矣非明代始改也余前
取楊說載之叢鈔十二今辨正之

王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予年十七避兵練浦歲己丑移家梅會里里在大彭嘉會二都之閒市名王店或曰石晉時鎭遏使逵居此或曰宋尙書居正之宅或曰元學士杲家於是或曰元學正綸也傳聞各異蔣布衣之翹語余曰子知王店之所由名乎洪武中孝廉鏞及其弟鈞之所居也因出所輯檇李詩乘則二王詩俱在焉並出二王合刋詩槀舊本共一冊讀未竟客至而罷又數年而蔣逝無子遺書盡失可歎也梅會一作梅匯水曰梅溪鏞詩所云吾家舊在梅溪上是也梁孟敬石

門集有題嘉興王氏梅花莊詩未審卽二王所居否
余門下士王君廷鼎以其十三世祖賓溪君墓志見示
云宋南渡時自汴遷吳以善賈致雄貲因姓其地曰王
店未審與此王店爲一爲二

封橋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豹隱紀談云楓橋舊名封橋
後因張繼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多唐
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半道紅

宋錢儼吳越備史云楊行密遣使召田頵頵迎行密來

俟於半道紅注云半道紅在北郊舊植桃花之所凡數里按此疑即今所謂半山其地桃花猶盛

宋吳自牧夢粱錄載杭州市鎮北關門外有半道紅市

之字路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唐人方干詩路尋之字見禪關蓋謂盤旋而上形如之字也五代劉昭禹亦有之字上危峰之句按今俗有之字路之語由來古矣

魚皮國

國朝趙廷健崇明縣志云順治十六年發崇明水手征魚皮國次年凱旋述其俗魚皮爲衣魚肉爲食頑梗不

馴由滿洲折而北千里按魚皮國不知何國趙志修於乾隆二十五年距 國初未遠或非無徵也

滘

國朝無名氏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所載地名有大黃滘鷄鴨滘注云滘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邊車輪聲按光緒甲申乙酉間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奉 命防粵駐軍大黃滘然書來止作[illegible]字不知其當爲滘也滘[illegible]二字字書並無

德清俞樾

子路父名

國朝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凫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

茲無靈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新序謂孟獻子得二士曰顏回茲無靈孟獻子去顏子爲時絕遠此殆寓言茲無靈或是茲無還之族按新序非莊列之書可比必無寓

言其稱顏回者殆獻子之友有顏氏子而後世誤傳爲顏回耳樂正裘牧仲外又得兹無靈及一顏姓者可補孟子所未及

茅亶

孟子外篇樂正子春生孝也茅亶死孝也注引劉熙曰茅亶邾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徐市當作徐巿

元吾衍閒居錄云秦方士徐巿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巿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注其下後人讀作市廛之市故疑福爲別名也

皐伯通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括異志述吳地記云昔有金牛糞金村民皐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穨兄弟皆死妄語無稽豈又一皐伯通邪吳地記又云漢議郎皐伯通字奉卿卒葬胥門號伯通墩則伯通非村民又不死於山矣按今吳地記無皐伯通逐金牛事

東漢孝子古初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長沙縣有古初墳云後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延及初家力不能遷柩乃伏其上以身捍之火遂滅長沙異之以爲至誠所致按東漢有

此孝子世罕知者宜表出之
國朝黃宗羲南雷文定王孝女碑云古來火逼親棺守
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琰梁之
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
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
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
一孝女按碑王孝女慈谿王孜之女

際際火

國朝劉獻廷廣陽襍記云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
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卽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

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關鎖

陝西通志商南縣有廉康太子墓世傳太子三國時人炎祚衰微據土僭號爲關鎖所平按俗傳關公有子名關索其有無已不可考此關鎖又不知何人矣

又按關鎖關索實以聲近而淆吾湖武康縣有嚴康屯兵處相傳康邑人也奇醜而力爪牙爲刀革膚爲鐵唯喉三寸肉耳妻鮑三娘美而勇時有花關索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貫康喉而殪至今村莊禳劇演其遺事云云見前溪逸志按嚴康卽廉康關索卽關鎖實

即一事但一在秦中一在吳越相距數千里不知何以同有此訛傳耳

古今圖書集成引蘄水縣志云王氏女名桃弟悅漢末時人俱笄年未字有膂力精諸家武藝每相謂曰天下有英雄男子而材技勝我則相託終身時絕少匹敵者遣河東關公長子索英偉健捷桃姊妹俱較不勝遂俱歸之先是邑中有鮑氏女材行與桃悅似而悍鷙差勝亦歸索三人皆棄家從關百戰以終原注云正史未見按關索之名已無考乃更有此妻三人尤屬異聞姑記之以資談助

張烏巾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吳時張宏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按顏魯公湖州石柱記昇山有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國朝鄭元慶箋釋引寰宇通志云烏亭在昇山上王羲之造以烏巾氏所居也又云予嘗讀書烏山問烏山何以名土人曰古烏巾氏所居山上有烏亭舊址刱今烏巾庵山下有烏版橋羲之子獻之嘗爲吳興此亭或獻之造余按吾邑德清亦有烏山志稱昔有烏巾者其家善釀酒居此山此必一人無疑烏亭爲王獻之所

造疑即爲張烏巾而建蓋其人能書故獻之建亭以存其舊跡也廣韻所載姓氏詳矣而十一模烏字下無烏巾氏可知唐以前並無以烏巾爲氏者烏巾氏之說後世訛傳也

張懷瓘書斷妙品九十八人中飛白五人張宏居弟二云吳處士張宏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絕飄若雲遊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有類焉自作飛白序勢備說其美也可見張烏巾各體皆工且有著述傳後在書家中亦卓卓者又引歐陽詢曰飛白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亦

稱妙絕然則王大令爲築亭者必是此人吾邑鄰壤張烏巾游跡在所必至吾邑烏山之得名亦必以此人也余家即在烏山之陽表而出之以告故鄉父老

梁陶宏景眞誥云涓于尌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注云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然天目何以謂之烏目余疑目乃月字之誤古帽字也烏帽者烏巾也即吾邑之烏山耳雖未敢質言姑附其說於此

陶隱居父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陶隱居父貞寶家貧以寫經爲業書類蕭思話羊欣一紙價四十以故隱居五六歲卽解書按隱居父名貞寶而貞白先生之謚不避其家諱何也

姚㦰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二云㦰夷職反麥糠也諸書所無唯趙書有人姓姚名㦰作此字也孫氏星衍曰此卽姚弋㦰字不見字書卽㦰字誤耳愚按元應所見既有作姚㦰者未可竟以爲㦰字之誤疑㦰字當作㦰從弋

姚弋之名本是此字今從省作弋遂不知有㦤字矣
梁四公子傳三曰㦤䵭廣韻三燭有㦤字神蜀切姓也
梁四公子㦤䵭之後則字正從戈而音同贖未詳

郭幼明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
但善飲酒好會賓客而已卒亦贈太子太傅

明月玻璃

國朝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太白詩既死明月魄無復
玻璃魂袁簡齋以玻璃魂爲不可解按魏顥李翰林集
敘載白初娶許生子曰明月奴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

曰玻瓈

唐參寥子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李白贈參寥子詩云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又云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知為荆襄閒隱人曾召對放還者宋參寥子友歐蘇歸釋唐參寥子友太白歸元世外奇人往往為異教所寵如此

按　國朝趙翼陔餘叢考云有四參寥莊子大宗師篇元冥問於參寥唐有道士名參寥見孟浩然集又唐末高彥休自號參寥子見本傳宋杭州僧有參寥見東坡集余謂莊子之參寥特寓名耳本無其人後來之以參

參名者義皆本莊子至太白與孟襄陽所見之參參子當卽一人也

南唐李白

宋羅願新安志云李白集有答山中人所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閒者相傳以爲入影所作而俗又有石壘嶺與水西興唐寺詩語不類太白東坡嘗疑富陽國清彭澤興唐詩及姑熟十詠非太白所作王平甫疑十詠出於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學士李白曾子固以爲十詠是此人所爲然則此閒壘嶺興唐詩豈亦此類耶

按異代人同姓名十駕齋養心錄所載數十人未及此兩李白同官翰林尤奇

鍾隱

宋沈括夢溪筆談補云江西府庫中書畫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惟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題筆皆非也

按宣和書譜云鍾隱天台人隱居江南所畫多爲僞唐李煜所有煜皆題印以祕之近時有米芾論畫言鍾隱

者蓋南唐李氏道號爲鍾山之隱者耳固非鍾隱也因以辨之又云江南僞主李煜自稱鍾峯隱居又畧其言曰鍾隱後人遂與鍾隱畫混淆稱之然則以鍾隱爲李後主寓名此說發於米南宮然當時實有鍾隱其人者不得竟以爲亡是公也

種英蘇冠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盧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按今人但知种放蘇易簡不知有种英蘇冠也

歐陽文忠叔父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歐陽曄文忠之叔也乃教文忠讀書者按歐公集有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志銘云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云云並不言教讀書事首云公諱曄字日華則與程氏所言亦異余所見歐集刻於嘉慶中殆避諱而改乎世但知歐公得其母教不知得其叔父之教程氏宋人所言當必有據故表出之

宋王稱燕翼貽謀錄云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

貴乞以一官回贈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蘇序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新遷東闕之第廌往見之坡曰今日乃先祖太傅之忌五月十一日祖父名序才氣過人雖不讀書氣量甚偉頃年在鄉里陸田不多惟種粟及以稻易粟大倉儲之至三四千石會眉州大饑公即出所儲自族人外姻佃戶鄉曲之貧者次第與之或曰公

何必粟也惟粟性堅能久可廣儲以待賑又饒宅皆種芋魁野民乏食時即用大甑蒸之羅置門外恣人取食按蘇明允族譜後錄下篇云序字仲先凶年嘗鬻田以濟饑者而不及此等事余於叢鈔卷二記蘇杲事即東坡曾祖也今又記此以見蘇氏之世濟其美篤生三蘇非偶然也

温仲舒

宋邵伯温聞見前錄云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温仲舒讀書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書按呂文穆事至

今婦豎皆知而温仲舒在宋史亦有傳故知靑史之名轉不如稗官小說矣

又按温仲舒本傳稱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然則仲舒爲人固不足取

又按蒙正本傳淳化中右正言宋沆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尙書則蒙正妻宋氏也世俗所傳非是

姚丹元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蘇子瞻喜言神仙晩因王鞏得

姚丹元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因取道藏徧讀作詩閒有放蕩奇譎語子瞻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繹爲醫官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按東坡集中屢言丹元子不讀此不知其爲王氏之逐子也東坡爲此人所愚後人遂爲東坡所愚矣

佛印同母弟妹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仇氏初在民閒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

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按蔡奴乃汴妓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紹興中潘子賤題其傳神云嘉祐風塵中人亦如此盛哉見後村詩話一毋三嫁而所生皆知名亦奇

又按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云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壻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興大獄其孫即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詩派中此是害東坡之李定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皆顯名一時楊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來以風采聞乃敦老如岡之祖濟南人也據此則李定有三佛印

同母弟乃字資深者也

張天驥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爲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過矣東坡笑曰裴錙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禽聰蠻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按今人讀放鶴亭記孰不以張天驥爲隱君子不知乃有此說

蔡伯俙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眞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

于此司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俙奏末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眞宗皇帝御製歌詩卽日蒙恩釋褐授守祕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又云切念臣幼稚幸會劝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男兒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爲生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祿祿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前時耶後閩朱輿仲續歸田錄云伯俙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

六歲以神童侍仁宗于東宮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上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略云蔡伯俙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

按余於叢鈔卷七引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作蔡伯禧又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均誤當以此為正

又按宋史真宗紀不載此事是年二月有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粟帛一老一幼皆在是年亦奇也

方臘舊名朕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方臘舊名朕董貫改曰臘後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高俅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與晉卿善在殿廬解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欲解以掠鬢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云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齎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睥睨不已王呼來前曰

汝亦解此伎耶曰能之謾令對蹴遂愜王意大呼隸輩云可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賜并所送人皆輒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不次遷拜循至使相徧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辭歸京師當時如童貫梁師成皆坐誅而俅獨死牖下按今小說家衍說高俅事與此正合

國朝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宋高俅墓在橫塘明萬歷中土人趙應奎葬親黃山北掘地得古碣云其宅即今高師巷原注云出徐鳴時橫溪錄

張鷟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欲得一好士人教諸孫耕道云有新進士張鷟可備其選元長延致入館數日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憍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他何必解耶諸孫愬于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鷟曰目下姑且收拾人心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弄涕所以敘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鷟字柔直南劍人後亦顯名於時拔近時有一平話

曾敘入此事
按宋史三百七十九卷有張鷟傳實載此事非小說家
虛言也傳云族子應之以鷟薦應之其即耕道乎鷟福
州人卒後廟食邵武今未知邵武尚有鷟廟否

茶香室三鈔卷四

德清俞樾

劉僧遇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宋高宗晚年無嗣單州碭山縣染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兒曰僧遇以棗博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俟其稍長敎以雕花版有京師販豬人張四兒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僧遇竊自喜每看影戲唱詞私記其宮殿中龍鳳之語迨三京路定有詔訪求宗室僧遇乃自謂是少帝第二子從告於縣知縣請

監酒石某問之乃石駙馬之親弟也僧遇言在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痣嘗手撚之問其流落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婦背負出城至夏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鈴張全夫婦遭統領所殺後自己逃去歸於梁家時劉統領尚在卽尋訪而質之僧遇私謂統領曰我眞少帝子公言如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過牽告於朝統領懼恐如其言遂津遣赴行在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疑其不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可疑且奏取旨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從其言奏聞送門司閤門勘得淵聖並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

副使胡昉委淸强官就泗州取勘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姪在獄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亦有送飲饌入獄中一行人皆厭飫後追到劉婆爲證獄方具奉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手刺字極細小直杖李俊執杖不敢決旣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爲趙麻胡虞候輩俊王俊送滁州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爲趙麻胡經行有火光也僧遇經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八年前富貴家猶自謂眞耳

按日知錄云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

者詐稱趙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一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尚有疑以爲眞者此亦亡國之妖也顧氏之說如此今觀六硯齋所記則詐稱淵聖皇子一事在當時亦有紛紜之論矣竊謂此事自有可疑所謂石駙馬者乃哲宗女陳國公主所嫁之石端也僧遇呼爲翁翁言其腋下有黑痣此何從知之邪且一劉婆家兒子與劉統領風馬牛也何從得其累年過惡挾持之使不敢異同邪石某與劉統領皆言然王伯路一奏遂羣

以爲僞王伯路卽王安道一見秦檜初不相識遽稱之爲中丞何於秦檜則信之如此於劉㑺遇則疑之如此邪王安道本一賣酒秀才因秦檜之故得知泗州不能不因其人而疑其言矣邱文莊詞云問徽欽旣返此身何屬豈不欲其返者并不欲其有子邪與明季王之明事向存爲疑案矣王安道識秦檜事別詳第八卷

國朝錢軹甲申傳信錄云冬十一月忽有男子貌似太子向常侍投嘉定伯周奎府中奎姪鐸引與公主見抱頭大哭奎飯之舉家行君臣禮太子言城陷之日獨出匿東廠門一日夜出潛至東華門投豆腐店中店小兒

易子以做衣居五日送至崇文門外尼庵中留居半月
而常侍來遂攜歸藏予密室今聞公主在故來傍晚哭
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愼無再至十
九日又至奎留宿語之曰太子自言姓劉說書生理可
免禍否卽向官府究論太子不從遂逐之門外遂以犯夜
擒刑部山東司主事錢鳳覽勘其事訊內侍舊臣其言
此眞太子舊司禮太監王德化亦言其眞百姓觀者數
千皆應聲稱眞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勘之太子言宮
中事頗同呼舊錦衣嘗侍衞者十人訊之十人齊跪曰
此眞太子訊之晉王執不言是獨舊常侍內監是之遂

下常侍內監及錦衣十人同太子皆繫獄錢鳳覽上疏力爭略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覬覦而假之正陽門商民各具疏請釋太子又有宛平縣民人楊時茂上疏請將茂身肉剁爲泥骨磨爲粉以贖太子順天府內民人楊博等疏言叩留故明太子以續舊王嗣祀按此事不知究竟亦罕見記載顧亭林先生但知有王之明一事不知北都又有此故太子也附記於此

徐履

國朝棊名灃橋西襍記云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五甲第一百四十二人徐履本貫溫州瑞安縣時秦檜欲妻

以女因陽狂廷對不答一字乃附五甲末時人爲之語曰殿榜若還顛倒挂徐履依然作狀元事載附錄世罕知之

按宋文公即是榜五甲第九十人是錄之存世謂以文公故不知榜末尚赫然有徐履在

詹鸞

宣和書譜云詹鸞不知何許人作楷字小者至蠅頭許位置寬綽書唐韻極有功近類神仙吳彩鸞故名焉按此人慕女仙而以自名亦奇然今人竟莫知有詹鸞也

李溥光

國朝葉名灃橋西雜記云雪庵書韓文公山石詩末署至元丙戌秋八月上弦雪庵考雪庵李姓名溥光早年爲僧後蓄髮授官著雪庵字要一卷錢遵王著録於讀書敏求記謂能捽襍勒式傳陳宏道之教取永字八法變化爲二十四法又云字要序作於至大元年菊月望日自署圓悟慈慧禪師資善大夫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雪庵張秋塘校云雪庵字元暉大同人少爲頭陀號雪庵和尚大德中詔蓄髮授昭文館大學士按此人出處甚奇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運籌典計一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黃冠以老按此言沈萬三致富之由與他書異果爾則陸叟眞豪傑之士矣

彭瑩玉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至元四年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背心皆書佛字以爲刀兵不能傷初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

約二十里紅燄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喜曰盍與我爲徒弟乎老者遂捨爲僧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徒嬉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産一泉甚冽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皆愈袁民翕然事之及事敗逃淮西淮民爭庇之嚴捕卒不能獲按彭瑩玉以妖僧創亂而竟佚誅幾與明妖婦唐賽兒等然元史順帝紀至元四年六月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反僭稱周王僞改年號尋擒獲伏誅無彭瑩玉之名且亦非寅月寅日錄此以廣異聞

外史於至正十一年紅軍初起書起蘄黃者宗彭瑩玉和尚推徐眞逸名壽輝爲首則彭和尚固徐壽輝之嚆矢也

方正學幼子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魏澤字彥恩溧水人刑部尚書靖難後謫寧海典史愚山云彥恩錄方博士家時藏其幼子以故方氏不絕謝方石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

明代兩異人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康汝詢字仲言華亭人李

埈字公起鄞人仲言無目公起口啞耳聾兩君乃能勤於箋述不廢吟咏是難能也侯官曹能始作二異人傳一以耳治一以目治咸不惑於公安景陵之說世之號爲詩家者反不如瘖聾之指麾矣按景陵謂鍾伯敬也明史作竟陵人而竹垞先生此書率稱爲景陵當核

明詩人陳芹系出交南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芹字子野系出交南國王永樂中避黎氏之亂來奔遂家南京中嘉靖甲午科舉人六試禮部不第謁選知奉新縣調簡得甯鄉謝病歸結青溪社有陳子野集朱秉溪停雲小志云青溪自

後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渡清之間有邀笛步者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陳明府芹卽其地為閣焉俯瞰溪流頗有幽致歲辛未費參軍懋謙約余為詩會其上按陳子野以異域之人入居中土居然列科名之籍膺民社之司卜居勝地號召名流出谷遷喬洵稱佳士矣

陸光宙為陶淵明後身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陸光宙字與賞平湖人與宗旭初暘璩之璞君瑕輩十八人結文酒之社晚夢一道士持陶靖節小像索題諦視之卽已也題云在晉為

淵明躬耕辭五斗昔以節自持今惟義自守千載復歸來眘風吹五柳曾識白蓮人遂公是吾友盍十八人中有白蓮道人如本也翌日復作偈言投筆而逝按此事甚奇豈陸公果靖節後身耶

陳第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第字季立號一齋連江人初爲學官弟子俞都督大猷召至幕下教以兵法起家京營出守古北歷遊擊將軍有寄心集五岳兩粤遊草又云一齋儲書最富余嘗游閩中林秀才持其後人所輯世善堂書目求售見唐五代遺書琳琅滿目秀才

許至連江代購遂年得報書則已散佚徒有惋惜而已又附錄愚山云季立不得志繼戚俞之後登壇爲名將拂袖歸里閈焦狀元弱侯老而好學裹糧白門離經析疑卒爲名儒論兵論文皆有根據按古音之學至國朝而大明非唐宋諸儒所能見及也然溯其先河實自陳季立始余初猶未悉其人讀此乃知其負文武之才以名將而爲名儒亦有明一代之偉人也

葛誠

國朝稗人蒦堅瓠集云萬歷辛丑內監孫隆以織造至蘇刁民藉以作奸六門設稅吏播負出入必稅錢數文

閭閻擾動吳人葛誠義憤所激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隨隆走杭得免誠詣官待罪當道以亂民不宜名誠改爲賢疏聞後以赦得出又十餘年以疾終吳人義之呼爲葛將軍未死時江淮閒客舟祭賽之輒有驗死葬虎邱五人墓側文文肅公題其碑曰有吳葛賢之墓康熙癸丑春予過虎邱於其猶子處得瞻將軍遺像稍帽戎裝猶凜凜有生氣上有吳因之文文肅諸先輩題讚按葛墓今尚存余從前作葛將軍歌卽據此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太監孫隆以督織造駐蘇州朝廷方起稅額惡少年行賄充委官乘輿張蓋勒索

商稅民不堪命崑山人葛成率衆二千人分作六隊一人搖蕉扇前行後執梃隨之知長洲縣事鄧雲霄見民情洶湧擒委官頭目械於元妙觀衆立毆死裂其尸知府朱燮元勸諭始得解散此萬歷二十九年事也葛成慷慨就獄後得宥罪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萬歷辛丑歲催稅事起自商販工作以及茶傭細瑣畢稅市人洶洶遂期于六月初三日詛元妙觀爲首六十人名曰團行不呼而自集者萬餘人以某巨魁爲討環其廬而詢之會已亡去乃縱火不取一錢有私其入者其擊殺之惟罪人是討蘇

守與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解散越八日忽有一壯夫袒肩搖蕉扇排衆出揖太守曰予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申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義之于是諭衆散其黨成獨請囚太守爲之流涕遂亦罷稅成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遂以聞諸撫臺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紘成尚家居崑山七日聞變方入郡觀奇事不覺爲義氣所激實非戎首也時天氣晦冥盛暑竟如秋時霪雨怒風不止當事者始擬重辟後乃末減一時傾動至有貌其像而祀之者祈禳咸應人目之爲葛將軍眉公重其人與之

交成亦嚴事眉公嘗執爨竈下眉公曰是人氣韵開朗似有道者因又稱葛道人

按此兩說與堅瓠集有異如靜志居說則部署井然頗有兵法可稱葛將軍如景船齋說則見義敢爲從容就死不愧葛道人矣疑景船所說尤得其眞余前詩止據堅瓠未是也惟此二書皆以爲崑山人而褚稼軒親至虎邱見其猶子則似家於山塘非崑山人也此則未詳孰是

又按其易名也亦有可疑亂民不當名誠豈當名賢乎余疑其初名成當道以亂民不當名成改其名曰成從

其形也及後遇赦得出吳人義之又改其名曰賢從其聲也此雖臆說頗似近是

明順義王俺答初非其名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錄云定制　皇子入學選八旗武員授騎射名曰諳達體制稍殺於師傅葢古保氏之職明順義王俺答卽小王子之保氏故衆相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亦弇陋之一端也

張差之黨有婁光義

國朝黃宗羲汰存錄云江右王猷定語余當時張差尚同一人闖入名婁光義前門兌錢爲業者也以多力得

脫亡命江湖

黃陶庵子

國朝程國棟嘉定縣志云黃陶庵死節時遺孤盌甫四歲及長將應院試學使胡在恪閱履歷冊曰是誠陶庵子邪稟保曰然已而竟不到遣役往其寓呼之則盌忽魘臥牀口鼻血濡縷矣役還報乃歎息扃門盌自此絕意進取

常太爺

國朝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爲庶人 國朝兵至以此

得免於北郎於南門外常家莊庵中薙髮爲僧人猶呼爲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按中山王孫志氣弗昂爲梅村所歎此常太爺乃不爲梅村表揚名氏翳如可惜也

柳敬亭晚爲蔡襄敏客

國朝王澐漫遊紀略云蔡襄敏公再起視漕邀予行壬寅季春自淮浦登舟公之客其載者有瀨上宋生知醫白下柳生王生善諧談包山綦生曉音律舟中休暇命柳生談隋唐間稗官家言其言絕俚柳生侈於口危坐掀髯音節頓挫或叱吒作戰鬭聲或喁喁效兒女歌泣

態公嘗竦聽之僮僕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稱善率至夜分乃罷按此柳生即敬亭也余澹心版橋襍記稱柳敬亭甯南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吳梅村作楚兩生行亦止言柳生近客於雲間帥雲間帥即馬提督逢知也皆不言其爲蔡襄敏客而王勝時與之同在舟中則柳晚爲蔡客信矣其年葢康熙元年也

國朝徐釚詞苑叢談云淮陽柳敬亭爲左甯南幸舍重客甯南歿於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下憔悴失路善老客於長安龔松先生贈賀新郎詞云鶴髮開元叟也來

看荆高市上賣漿屠狗云云據此則旗亭畫暮又客京師未知其南歸否

羅隨園

國朝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歸地誅茅偶有怪石便疊爲山偶臨水便濬爲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歎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在其中遂自號曰隨園云按此隨園未知與袁誰先後也

鈌不全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漕憲施公貌奇醜人號爲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某貌醜耶人面獸心可惡耳若某則獸面人心何害焉按李笠翁十種曲有所謂闕不全者不謂眞有此也惜施公不載其名未知何人

朱竹垞先生古人名對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鹿柴先生（王廷宰字昆翁號鹿柴）過余外舅馮翁小飲余陪末坐先生舉古人名俾屬對偶記憶顧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顏相時吉中孚對溫

大有楊完者對晁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話貢師泰對齊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余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逢丑父韓擇木對李栖筠蔡有鄰對徐無黨王嚴叟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先生曰將來必以詩名取材博矣